

风物 深度 电影

## 恐怖片《咒》是怎样创作的：来自黑暗妈妈的遗书你敢看吗？

“这是一封妈妈写给女儿的遗书、一封来自黑暗妈妈的诅咒信。”



《咒》导演柯孟融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

王怡蓁 [+](#)

端传媒记者 王怡蓁 发自台北 | 2022-07-11

来到《咒》导演柯孟融的工作室，现场有许多恐怖片的模型、道具，像是漫画家伊藤润二的作品角色、七夜怪谈的贞子。“我喜欢这些恐怖元素的东西，说不出原因。我其实很害怕鬼、光滑的毛毛虫、蟑螂，也有密集恐惧症。”柯孟融描述了一串害怕清单的同时，又陆续从工作室中找到蟑螂玩具、恐怖的模型。

台湾恐怖片《咒》在2022年3月上映，取材自一则高雄的新闻，一家六口集体中邪的案件。电影用伪纪录片手法，讲述一名单亲妈妈李若男（蔡亘晏饰）手持摄影机的画面，呈现她从六年前误触邪教禁地，与女儿朵朵（黄歆庭饰）受到邪神大黑佛母诅咒的故事。

这部非典型的恐怖片，全片没有鬼、没有大卡司，也非改编自知名的故事或IP（智慧产权），制作成本只有三千万台币，上映后却连四周蝉联台湾票房冠军，票房目前已达到1.7亿元台币（截至2022年5月24日）。在恐怖类型的国片中，票房仅次《返校》。



《咒》拍摄道具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## 喜欢吓人也被吓

多年前，柯孟融第一次看到高雄鼓山区吴姓一家六口集体中邪事件，全家自称神灵附身，却互指为恶魔，

用香互灼、喂食排泄物等，后来全家认定大女儿是最大的恶魔，将她困在房内，最终死亡。他不敢仔细查资料，心中隐隐感到这是不应该知道的事，后来这个新闻事件成为咒的灵感。

柯孟融说，台湾有很多奇怪的宗教，大多隐身在小公寓或铁皮屋中。他从小就被教导，不要问太多，小时候他曾被父母带去一间公寓中的道场。道场内有一块榻榻米，信众们失神地旋转着，应该是进入了灵动的状态。他强调，这种宗教并不是敛财骗色的宗教，而是有着不知名神明的信仰，“对神明的敬畏心加上恐惧，以及不要太靠近的心情，成了害怕的来源”，他因此将邪教作为咒的核心。

“可怕的鬼跟可怕的神你比较怕哪个？我选后者。”柯孟融说。

柯孟融儿时就经常与家人看恐怖片，第一次进电影院看的是倩女幽魂，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一眉道人。在家中他担任租录影带的角色，有一次租片时，看到《怪谈比留子》的录影带外包装，看起来非常恐怖，很吸引人，殊不知看完影片后，他吓到不敢移动到电视机前取出录影带。柯孟融的父亲知道他怕鬼，偶尔也会拿恐怖片的桥段对他恶作剧。但同时，柯孟融也喜欢吓人，尤其喜欢看到对方的反应，如果对方没被吓到呢？他说，那就是不够有创意，下次改进。

后来他陆续看了《七夜怪谈》、《见鬼》、《鬼来电》等经典的恐怖片。他认为恐怖片的重点在于把无形的压力置于“一个被记住的片段”。柯孟融说：“透过一段音乐、铃声、影像承载恐惧，就像《咒》一样，透过咒语、手势，让观众带走诅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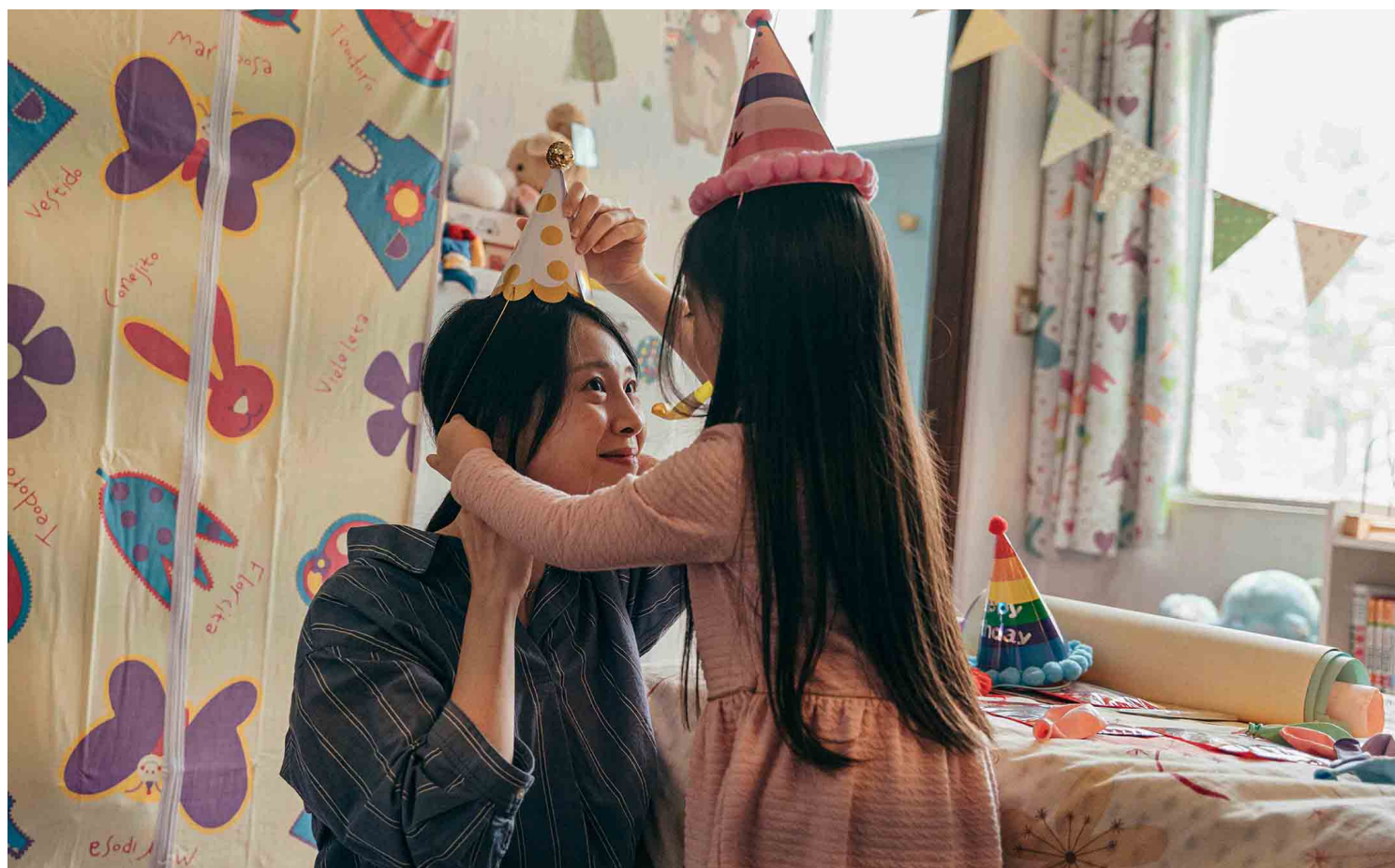
细数鬼怪、虫子等恐怖的元素，柯孟融自陈心底最深沉的恐惧——焦虑症。他心中会有一些不由自主去想的念头，大多是害怕的想法，越要自己不去想，就越陷越深，无法控制。害怕无法控制自己，被意念所驱使，成了《咒》的灵感。他说国中时期开始就有些许焦虑的反应，后来好了，直到写《咒》的剧本又开始焦虑。

“我打个比方，我现在叫你不要想红色，你就会忍不住一直去想红色，或是你在心中抗拒不去想，”他认为无论做出什么反应，听者都与发话者进行互动。他打破第四道墙，与观众互动，甚至称为沉浸式的观影。他认为，电影中告诉观众“不要问”、“不要想”、“现在跟我一起念”，无论观众做出哪种回应，就是互动。

有观众认为诅咒信是充满恶意的手法。柯孟融称，他的用意是要让观众留下记忆点，洗澡的时候会想到那些片段，就像洗脑歌一样，不自觉就会自动在脑中播放。柯孟融刻意在特定的时机安排重要的句子，像是不断描述佛母被遮住的脸是诅咒的中心，或是佛舅公第一次在祭拜仪式中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，就是一个重要的记忆点，直到最后一次，若男再次喊出这句话，就会深植在观众心中。







《咒》剧照。图：牵猴子提供

## 一个道别的故事

影片中，柯孟融加入许多亲身经历的诡异现象。有一段朵朵在房内大喊“坏坏，你下来”。柯孟融表示，坏坏是他的亲身经历，亲友的三岁小孩曾对着空气说出有坏坏，当时他不以为意，认为是孩子的幻想朋友。他询问孩子“要不要叫他出去”，孩子却说“你牵他”。柯孟融强忍着害怕，对空气伸出手牵着坏坏走出去，他始终不敢问孩子“坏坏长怎样”。

“未知”让柯孟融最感到可怕，“具象化的恐怖可以被理解，但未知让人更加恐惧，你会叫自己不要想，却又忍不住去想。”

朵朵拿着菜刀开门这段看似有些突兀，柯孟融表示这来自他姑姑的故事。姑姑小时候一个人待在家中，因找不到大人而哭闹，这时家中突然出现一名陌生的老婆婆，拿了一把菜刀给她，要她拿菜刀掘地，将家门下头的门栓拉起来。大人回到家发现姑姑在门外，才听到这个离奇的故事。

除了诡异的故事，他也将照顾爱犬的片段置入电影中。柯孟融的狗黑鼻当时16岁，在拍摄过程，黑鼻身体状况很差，柯孟融每天帮黑鼻打水、灌食，甚至租了高压氧的机器给他用。就像若男照顾生病的朵朵的过程，他不确定那样的照顾是对他好还是害了他，多一点少一点都是折磨。

柯孟融说，黑鼻当时感官能力都下降，他每天透过碰触同一个地方，让黑鼻知道是他，“当他看不到也听不到了，我希望透过这个触碰，让他知道我是谁，我希望在他身边的人是我，他也希望是我。就像若男在医院时，听到朵朵说出，凤梨兔兔汪汪，她们也有了那样的连结。”

后来，柯孟融参加金马活动时，黑鼻离世，柯孟融没见到黑鼻最后一面。最后，他把这部片献给了他的天使黑鼻，这段母女道别的故事，也是柯孟融向黑鼻说再见。

### 恐怖片是卖座的公式？

根据本片的发行商牵猴子公司统计，《咒》在高雄的电影院几乎场场爆满，牵猴子认为，这可能跟高雄人多少听过当地集体中邪新闻有关。柯孟融说，爆满代表符合大众的喜好。他说：“我不想只拍出影展式的影片，而是大众会喜欢的。我小时候很喜欢侏罗纪公园，所以心里就想，我要拍出小时候的我也愿意花钱进电影院看的片。”



《咒》剧照。图：牵猴子提供

柯孟融在就读辅仁大学影像传播学系一年级时，就以恐怖短片《鬼印》爆红，后续接到不少知名电影的预

告片合作。大学毕业后，他执导过惊悚片《绝命派对》与爱情片《打喷嚏》。后来台湾电影圈陆续出了好几部知名的恐怖片，如《尸忆》、《红衣小女孩》、《粽邪》等，都是讲述本土的传说、故事，且市场反应佳。柯孟融心想：“我这么喜欢鬼片，怎么能少了我？”

柯孟融坦言，38岁的他还没有成名作，因此想要出怪招，用实验性的作品打响名声。为了筹备《咒》的拍摄，他推辞了其他执导电影的千万元片酬。

恐怖片被称为票房保证，普遍来说不需要高成本，就可以有不错的票房。根据网路温度计做的数据研究，2017年到2019年间，前十名的台湾国片中，作为惊悚、悬疑类型的《返校》是第一名，票房有2.6亿，另外还有《红衣小女孩2》及《人面鱼》。

若不将《返校》纳入恐怖片范畴中，《咒》则是台湾恐怖片的第一名。牵猴子行销公司也是《返校》当时的主要推手，牵猴子行销副总经理陈怡桦认为，《返校》不太算是恐怖片，应归类在惊悚悬疑，更标准一点来说是心理恐惧，且涉及的议题横跨悬疑、政治以及游戏，吸引到的观众群也更加多元。她指出，《返校》投入的成本是《咒》的三倍，不过，国片要卖到2.6亿元的票房也很不容易。

5月中旬，《咒》入围第24届台北电影节的七项奖项，包含最佳导演、最佳剧情长片等。

# 台湾恐怖 / 惊悚 / 悬疑片近20年票房

片名	年份	票房（台币）
返校	2019	2亿6045万
咒	2022	1亿7046万
楼下的房客	2016	1亿1612万
红衣小女孩2	2017	1亿572万
红衣小女孩	2015	8500万
双瞳	2002	8000万
人面鱼*	2018	7307万
馗降：粽邪2	2020	7214万

**女鬼桥** 2020  5811万

**目击者** 2017  5249万

\* 《人面鱼》为《红衣小女孩》外传

资料来源：台湾电影票房统计数据（数据截止至2022年5月24日）



端传媒  
Initium Media

恐怖片是不是成功的公式？陈怡桦认为，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市场上有些评价一般的恐怖片票房不太差，导致恐怖片就会卖的错误印象。她综观台湾的电影市场，观众确实喜欢恐怖片，但好的恐怖片，首要是说一个好故事。

陈怡桦指出，他们观察上映首周的票房，预估会落在1500万元，但《咒》却开出1700万元的亮眼成绩。以往电影隔周的头两天票房大约会下滑五成，《咒》却只下滑三成，第二周的周末甚至做到首周两倍的票房。她坦言，国片天花板大概是1亿元，1.7亿元的票房真的有些出乎意料。

近年来，台湾的恐怖片多取材自本土故事，柯孟融认为，在地故事最能贴近观众，对内可以引发台湾观众共鸣，同时，也会让外国观众感到好奇，他举例，台湾观众应该认为，台湾的鬼电梯比外国鬼修女更恐怖，因此，在地故事就是最好的武器。柯孟融与牵猴子都表示《咒》正在洽谈销往海外的计划。

柯孟融早在2017年就规划了《鬼岛》三段式的电影，分别是实验片《咒》；典型的鬼片《腌》，讲一个丑女的故事；亲情惊悚片《困》，讲兄妹与母亲尸体的故事。但当时电影市场并不看好三部曲的叙事方式，接受度不高。在暂时筹不到资金状况下，他将三段式的其中一部《咒》抽取出来，做成长片。

不过，《咒》的创新手法，在前期也引发质疑，一封诅咒信会卖吗？会不会被观众骂？投资市场并不看好，甚至可以说市场对《咒》没有太大的信心。

陈怡桦表示，《咒》不是传统鬼片，罕见以伪纪录片、邪教为主题，甚至没有出现鬼，制作团队一开始并不看好。直到她看完毛片后告诉柯孟融，这是一部好看的电影，有剧情、有惊悚，绝对能打中观众，票房至少一亿元，要以一亿元为目标，她说当时柯孟融有些惊讶。

为何有这种自信，作为电影圈的行销老手，陈怡桦表示，能让台湾观众进电影院的不是好莱坞巨星，而是透过口碑行销，让台湾人知道那是一部好看的电影。



由于《咒》大受好评，柯孟融从中发现可以从朵朵的视角来发展，给观众带来不一样角度的恐怖片，因此在四月底宣布将拍《咒二》。柯孟融指出，除了前述的三个主题，手上还有另外两个题材《偶》和《葬》，但他目前并不透露这两个题材的方向，只愿表示共同点是以台湾人听过的故事作为启发，从手中已有的主题中启动“一字宇宙”三部曲，也就是电影题名只有一个字的意思，发展属于台湾在地的恐怖片。

柯孟融在艺术创作与市场的考量下，作出一些调整。如何做出取舍，但不会违背他的初衷，这些问题在柯孟融心中不断叩问着。他说：“我一开始就想做诅咒信、伪纪录片，甚至想要拿掉配乐，除了被周遭的人质疑观众是否会买单，我自己也同样困惑这么做对吗？这真的是我小时候会喜欢的电影吗？然后就有答案了。”



牵猴子副总经理陈怡桦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## 电影桥段意外成梗图

在行销部分，陈怡桦表示，《咒》的行销锁定15-30岁的族群。根据团队的统计，进电影院看恐怖片的多是年轻族群，且男女比为四比六。她分析，35岁以上的上班族在疲乏的工作生活之余，较不愿意进电影院消费恐怖片，再加上疫情，就更不愿意出门。



因此行销团队集中火力在年轻族群上。影片中的梗，意外成了迷因，佛母成了最佳女主角。团队发现网友们很喜欢佛母，因此在《咒》的IG宣传贴文中，以佛母口吻对观众说话，更在西门町的in89影城外，让佛母本尊现身，让信众朝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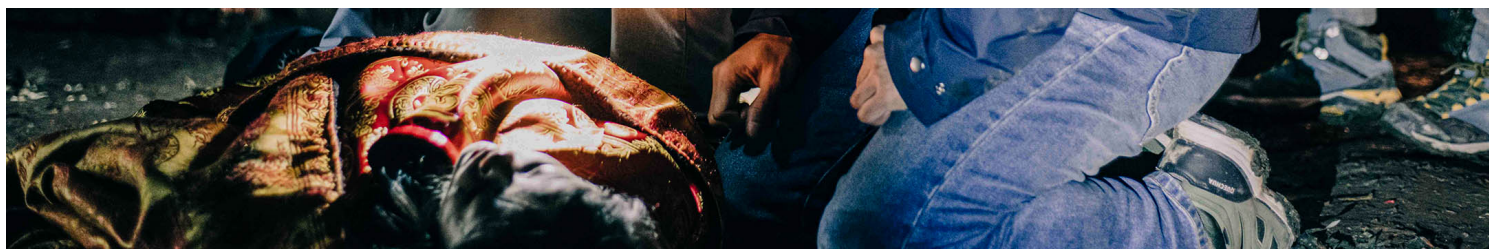
制作方释出一段剧中角色阿清嫂吞火的预告，这诡异、惊悚的画面却被网友截图称为麦芽糖阿婆，让团队很讶异，没想到网友这么有创意，行销团队后续跟风在部分电影场次送出麦芽糖。

行销团队除了进行网路舆论观察，也会在电影院观察观众反应。他们统计，最常被使用的有四大金句有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、“你相信祝福吗？”、“不要问”、“火佛修一，心萨呖咩”。嗅到年轻族群氛围的团队，也在网路行销上制作了一系列迷因图，像是看了咒的后遗症、咒的金句。

陈怡桦说，影片也被许多专业人士讨论，有心理、宗教专家，透过这些专家、意见领袖的讨论，将影片的热度扩散到上班族，让上班族开始产生“真的是这样吗？”的怀疑，就像是有人跟你说，这个鬼屋超可怕，你就会怀疑是真的吗？不然我去体验看看。有人看完影片后，认为自己被诅咒了，把被诅咒的事迹列出来。还有网友在脸书社团中提到，看电影最恐惧的是老婆的握力，不知道手指什么时候被捏断，同时附上无名指断掉的X光片。

柯孟融曾问行销团队，怎么让不敢看的人进电影院？陈怡桦强调，不需要刻意吸引这些人，透过观众的口碑，引起非目标群众的兴趣，这就是口碑行销，这就是催眠，像一场大型的入教仪式。柯孟融没想到电影的桥段会成为年轻人的梗图、迷因，但成为网路梗代表观众记得电影，成功洗脑观众。他直呼解锁人生成就。





《咒》剧照。图：牵猴子提供

## 虚构的神佛与真实的恐怖

剧中，云南大法师描述大黑佛母是从南印度流传到云南的滇密，作为恶意之神，后来传到福建闽南一带，后续来到台湾陈家。有宗教人士解读，印度女性神只有部分特性为性情残暴，天性血腥等，也有指定女童作为圣女等元素，剧中陈氏家族中，又以女性的地位较为崇高，也许剧组参考了诸多印度神祇。

柯孟融语带保留地说，因为大黑佛母、咒语与手势全是虚构，他们若指出参考的特定宗教并不恰当。不过他们参考了数个台湾的密教，混入私密社团中。他指出，这些宗教都有教主，其中有不明的仪式，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，而这样不对劲的感觉正是《咒》想要的元素。

符文咨询了傣语、古汉语的专家，至于“火佛修一，心萨呒咩”则是参考藏传佛教的呼唼唱法。手势则是参考许多佛、道教的手印，避免重复或类似的打印方式，最后开发出像花朵展开的手印，向外延展的手势也呼应了《咒》所说与“八方天”手印汲取福泽的意思相反，代表不祥。

柯孟融只要求一个感觉，要贴近台湾人，引起共感，那种感觉是“你去姑婆家借宿，午睡时，看到枕头底下有张符，上头有着看不懂的图文，你不懂，但就是知道那是符、怪怪的。”

许多观众最害怕的桥段，就是陈家的山屋及不能进去的隧道场景。柯孟融一开始的构想只有山洞中的一家小庙，只能容纳一个人进入的大小。后来不断调整，在隧道中摆放了许多庙的结构，整个隧道进而组成一间庙。

至于隧道中的镜子与指路小童，则是封印佛母的用意。影片中指出，陈家先人曾用血肉喂养佛母，利用佛母做不好的事，取得更大力量，最后遭反噬，降咒杀害，因此陈家后代用敬畏、讨好的态度，持续供奉并封印佛母。镜子是反射，指路小童指错路，都是要误导佛母，让祂无法出来，因此，最后若男进到隧道中，摆正供品，打碎镜子，就是为了释放佛母。





《咒》导演柯孟融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柯孟融笑称自己是麻瓜，虽然拍摄过程中曾发生难以解释的状况，但他第一时间倾向科学解释。他跟编剧张喆崴开会时，电视荧幕经常自动开启，有一次，云端文件在无人碰触的情况下自动打字，他认为以上现象可能是机器出了状况。《咒》拍摄过程中，摄影曾拍到一个红点，剧组人员都无法解释那个红点是什么，而这个画面也剪进了影片中。

## 鬼的阴性特质

恐怖片中，令人恐惧的形象多是以女鬼、女神呈现，《咒》当中对于佛母的设定也是女性。柯孟融坦言，一开始单纯是他害怕亚洲女鬼的形象，女性的阴柔特质较有神秘感，偏向鬼魅，而男性的阳刚特质则是较具破坏力，像是怪物猛兽。

随着故事逐渐具体，围绕在一对母女上，佛母的性别势必成了女性。柯孟融首度讲出过去没人注意到的重点：“佛母有孕”，在执导过程中，临时改变神像的外表也让美术组伤透脑筋。他强调：“佛母是怀孕的母亲，不能看见的脸，则是产道，这里的产道代表通道的意思，有着进与出、生与死的双向意涵。”而佛母身边坐着的小泥童则是献给祂的孩子，祂想要的孩子。端传媒追问，献祭的是牺牲性命？怀孕的神像有考据吗？柯孟融为献祭保留了想像空间，不多做诠释。同时，他强调，团队在研究的过程，并没有发现有怀孕的神像，这是为了故事做出的尝试。

“我想塑造出幽暗且立体的概念，不是为了吓唬人，也是为了探讨人性，也是为了探讨信仰的力量。”柯孟融说。

我想塑造出杰哥母亲的慨忍，为了爱孩子做一些事，也为了保护孩子伤害他人， 但血融进佛母在杰哥母亲的形象上，与若男十分接近。因此看完电影后，观众可能会对若男把诅咒分享给自己感到生气，也可能同理她、被她感动。